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新思潮月刊

第一期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書批評及介紹

評『政治之基礎知識』

薩孟武著

新生命書局出版

子 開

—

在階級社會裡的一切所謂『學』，都爲治人的勞心者所壟佔，完全是維護他們『萬世之業』的工具，完全是爲他們辯護，證明他們的壓迫剝削爲絕對正當的經典。這些經典，對於治于人的勞力者，當然是不必了解而且也無由了解的東西。自從辯證法的唯物論出世以後，被治者就獲得了一把『神鎖之鑰』，把那些經典的『玄妙之門』一一打開而拆穿其虛玄，把治人者的一切虛偽，險惡，剝露得醜態畢

現。

那些治人者既在辯證法唯物論這面照妖鏡之前顯現了原身，立時覺得他們的寶座有些動蕩起來，一時慌了手足，不知所措，趕忙叫他們的御用學者來替他們遮掩。那知這些學者也是尖嘴長尾的妖物，經不起這一面光燭毫末的明鏡的一照，——都在裡面照見了自己的原形，也不覺自慚形穢起來。左思右想，沒有好的辦法；技窮之餘，只有毀壞這面照妖鏡的一法。魯莽的揮拳飛腿，希圖把牠打碎，狡黠的知道牠是從科學的洪爐內鍛鍊出來顛撲不破的寶物，不來擊打而來在牠的面上塗抹些污物，弄到牠再不能照出他們的原形。

但是呵，——這真是十二萬分的遺憾——原形已在大衆面前照現過了！再來遮掩，已經是欲蓋彌彰了！越是塗抹，越顯得他們的情虛慌亂。於是其中就有更為狡猾的把牠的光明保留了一部分，使大衆可以從這裡面照到原形的一部分而相信自己的寶物確已在此，却把照出他們玄機所在的一部分塗上一層美麗的顏色，以迷亂看的人的目光，使人覺得那治人者那一部分雖然醜惡，這一部分却是「我見猶憐」地可愛，「採葑採菲，毋以下體」，這些怪物，仍應當讓他們安坐在寶座上才是。從此，他們的殘喘，又可苟延

下幾許歲月。這樣『掩飾』的技倆，真是比老前輩高明得多了。

然而呵！猶有憾。猙獰惡毒的『下體』上裝上這樣一截『美而豔』的東西，總有點不尷不尬；世上雖有『半截美人』，像這樣不倫不類的東西，未免怪得太『邪氣』。就在這『上下對照』中，終子要使得觀者惶目呀！



薩先生這一本政治的基礎知識，好像是一碟五味不和的雜燴，使人吃了，不知是甜是辣；忽而敷陳些唯物論的議論，忽而又搬出極端唯心論的家珍，前面已經自己駁倒了的，後面又給重新扶了起來。有些地方好像是只講事實，不尚空談，有些地方却又完全在『白天做夢』。

是書內容，分國家，政制，階級，帝國主義，民族，社會革命，政黨，七章。就大體上講，編制頗為醒豁。惟前後論點之歧異，為本書的最大特色。一，三兩章完全是站在唯物論的觀點上批露國家和階級的本質，（當然也有了不澈底的分析）到五，六，七，三章講民族，革命，政黨的時候却又完全是唯心論者的口吻。至于講政制的第二章和講帝國主義的第四章，則大體上還是唯物論者的立場，不過內中已在這裡那裡夾入了些唯心論的分析，為下面三章

的張本了。總觀前後，讀者不難看出作者在下筆爲書的時候，其意並不是在用唯物論來客觀地分析政治上的一切機括，而是主觀上先有了一個目標，要借用唯物論來得到一個圓滿的結論。但他那目標又是和唯物論的刀鋒所向背道而馳的，所以只好在和他目標還隔離得『青山隱隱水迢迢』的國家和階級兩個論題上借用一下，而在和他目標已略略要關涉到的政制，帝國主義等論題中，預先伏下了唯心論的灰線，以便到下面三章走近他目標時肆用他的唯心論而不使人覺得。

這篇文章，也並不想來批評他一作者應用唯心論是怎樣的不當，只想『執柯伐柯』就書論書地指出他前後的不能一貫。

現在先就前面四章摘出他隱藏的矛盾，再就後面三章用他自己前面的結論來對勘一下。

三

就大體上看，本書的前面四章似乎是完全站在辯證法的唯物論的觀點上來分析的。但如果要從唯物論來分析政治，就萬不容再有模糊階級立場的描述，因為發現社會現象階級的對立是唯物中最主要最根本的一個特質。所謂階級的對立，是說統治階級和被治階級是站在兩個完全相反

的利害關係上；兩方沒有調協的可能，決沒有互相讓步的事實。本書在第一章講國家時說：「人類獲得經濟財的方法，可以分做二種：一是勞動，一是強奪……有力量的人，遂謀壓制無力量的人，而強奪其物，從而人類在經濟方面，遂生出掠奪和被掠奪二種階級……掠奪階級要永久保存自己的地位，須用強制的武力，維持社會的秩序，而壓制被掠奪階級的反抗。應這必要而產生的，便是國家」。（原書第一頁。）又說：「…國家的目的，自然不是增進一般人的福利，乃是保護支配階級，而壓迫被支配階級罷了……他的目的，總不外二種：一是對外要抵抗敵人的侵略，而保護國家的安全；一是對內要預防罪人的擾亂，而維持社會的治安……然大部分的經濟財，乃在支配階級的手上，所以保護國家的安全，不過保護支配階級的安全，維持社會的治安，不過防備被支配階級的反抗罷了」。（原書第五頁）這確是唯物論者對於國家的組織和目的的論調。這樣一個「用大多人民的血汗所換得的金錢以擁護支配者地位，維持支配者生存」的國家，「何以一般民衆，又復擁護他呢？」他說「這有二種理由。」就學說上的理由說，掠奪階級組織國家之後，常把他們自己的目的，變做國家的目的，他們的利益，變做國家的利益。一般御用學者，遂

附和其說，以爲：國家有獨立的人格，超越一切。寔假一般人民，亦深信而不疑。就實際上的理由說……支配階級的利益，同一般人的福利，雖然不能一致，但有時也可以一致……任何支配階級，都是把自己的利益做第一標準，不過要增進自己的利益，有時乃顧到一般人的福利。』國家能够維持至今，就是這個緣故。(原書6—7頁)他這第一個理由的分析，可說仍和他前面的分析一致。但第二個理由的分析，就和前面有點矛盾。在第六頁他已說過：『現在國家的預算……大部分的支出在最文明的國家，都是充爲軍費，司法費，外交費，在半文明的國家，又幾幾乎全部充爲官吏的祿俸。至于大多數民衆所視爲極重要的教育，衛生，則其費用，乃渺渺無幾。』則所謂一般人的福利到底兼顧到些什麼？且在上面的引語中，上一句是『不能一致』，下一句卽刻就是『也可以一致』，也未免『但』得奇異。其實，國家的所以能維持到今，如果真要用辯證法唯物論來分析其理由的話，如果要貫徹這一種分析的話，是一由于被支配階級的向蒙欺騙而有所謂『愛國的心理』(卽他說的第一個理由)，一由於被支配階級在支配政治的，經濟的，壓迫和榨取之下，不得不供其騙策罷了。『從古到今，』被支配階級在國家之內的自發行動，只有根據了自

身的利益起來反抗統治者這一種所謂『叛變』『暴動』，從沒有自發地來擁護支配階級的統治過。擁護支配階級的統治的，不是直接隸屬於支配階級的官僚政客，就是受支配階級的養育而間接隸屬於支配階級的知識分子，所謂『御用學者』，以及被支配階級中的動搖分子，絕不是什麼人民絕不是那個被支配『階級』。

最後，關於國家的消滅，作者的分析中也有好幾點是離開了辯證法唯物論的立場。如說『資本主義的外圍，天天縮小，終則全世界無不化為資本主義』，(11頁)『由是帝國主義，遂在內外夾攻之中，歸于崩壞』(12頁)這些話，都已染上了唯心論的色彩。等下面說到民族和帝國主義兩個論題時再來批判，現在且把他掛在帳上。

四

國家是統治勢力的集合，政制是統治勢力的運用，故政制的分析和國家的分析，初無二致，也要從階級的對立上去觀察方能清楚。本書在一，二，兩節分析政制的形態和民主的虛偽時，就是從這個視角去觀察的，所以一開首就有『離開社會的勢力關係，只就憲法上的條文，說明政制狀況，是絕對不可能的』(13頁)及『民主政治，乃是少數特權階級的政治，換句話說，乃是金權政治，』(20頁)的

說話。下面分析政權的背景，也是用的經濟史觀。唯關於政權的轉變，作者僅僅說「資本家既然握了經濟上的全權，不久，他們的勢力，又影響到政治之上……要求設立議會，把自己的黨派，送到下院，以參與國家的行政」這幾句話，好像從封建勢力的政權，轉變到資本主義的政權，只有一個和和平平的「要求」就已成功了似的。而事實上，這一個轉變，如英，美，德，法，沒有不經過一種劇烈鬥爭的。把這鬥爭的過程脫落了，就把階級的對立性輕輕抹去，這是辯證法的唯物論所不能容許的。

第三節講「金權政治的危機」，舉出三點，一是義務教育的施行，二是普通選舉的施行，三是徵兵制度的施行。關於第二點，他說：「無產階級在社會上，是佔絕多數。所以一旦施行普通選舉，則他們在議會內，一定能夠得到絕對多數的議席，…制定有利于自己階級的法律。這樣一來，勞動階級在政治上，遂有了相當的勢力，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英國的勞動黨，便是一個例。」(27頁)這完全是唯心論者不看事實的囑語，和他自己前面那種唯物論的分析，絕對不能相容。試翻閱原書24頁「現在雖然有些國家：已經實行普通選舉，但選舉權中，仍以『有一定住所』，為一個資格。勞動者因為生活關係，往往遷移不定，何能于

一定期間內，有一定的住所？所以這個規定，每可剝奪勞動者的參政權。』那些話，不是和這裡的話前後矛盾了嗎？而且在15頁上他明明說過，『若只有立法的權能，則行政權和立法權發生衝突的時候，立法權未必不為行政權所打倒，』那麼，無產階級就算已經制定了有利于自己階級的法律，那能就說勞動階級已在政治上有了勢力了呢？這個分析，不但和他自己的說話前後矛盾，而且也與現有的事實完全不符。試問那一個國家，已經制定了有利于無產階級的法律？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和英國的勞動黨，又那一個可說是代表了『勞動階級在政治上的相當勢力』？這兩個黨不都在幫助資本家加緊對於無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英德兩個資本主義政府，不是都因得到了這個新工具而更鞏固了牠們的政權了嗎？這些都有事實在做證據，原來用不着在此爭論的。

第四節講『被搾取民衆的獨裁，』說『國民政府的基礎，不是置在民衆之上，』（30頁）而『俄國政治組織的基礎，乃置在農工階級尤其是工人階級上面』（32頁）這是事實的敘述，無關作者的論旨。不過這裡有個『愚問』：既然勞動階級能在政治上有相當的勢力是因為『一旦普通選舉施行，他們在議會內得到了絕對多數的議席，』（27頁）現在

『一般民衆沒有政權』的『國民黨獨裁，可以算是被擄取民衆的獨裁』政權呢？大概作者可以說，這裡不是『凡是民衆沒有政權，』而是一般民衆沒有政權，就是不是三民主義信徒的民衆沒有政權，三民主義信徒的民衆固已大權在握也。但三民主義既是代表民衆利益的主義，爲什麼還有不是三民主義信徒的民衆呢？而且三民主義的信徒，其來源是不是限制在被擄取民衆的一途？

這是閒文，可以擱過不提。

下面說：『在擄取階級操縱政權的時代，一般被擄取階級，要求民主制度，現在乃反對民主，而施行獨裁』，好像獨裁就不是民主似的。這完全是脫離了階級立場的口吻。擱開了階級的對立，則把資產階級（或以及地主階級）絕對地排除在政權之外的無產階級獨裁（或工農獨裁），當然不能說是民主，但站在階級的立場上來說話，則早已把所謂擄取階級除外，一切討論都只能單就所謂被擄取階級立論，那麼，他們的獨裁和一黨獨裁（如意國的莫索利尼獨裁）迥異，不但不是民主的反對，而且正是民主的極則。試看作所描述的蘇維埃組織，（31頁）不是個個工人農民都有選舉權，都有參政的機會，而絕無資本主義時代那些限制嗎？試問那一國的普選會普及到這般地步？

在講階級的第三章中，這裡不預備多所指摘。不過，第一他用英國的工黨和德國的社會民主工黨做無產階級政黨的例子，而對蘇聯的布爾塞維克黨反一字不提，未免有點不願宣稱事實而意存欺騙（理由已詳前面，茲不贅）。第二，這裡說到無產階級不能用議會政策以達成自己的目的（44—45頁）；這一個分析，又可用以證明他前面講普通選舉為危及金權政治的不合。

五

第四章講帝國主義的第二節講弱小民族的隸屬關係，在56頁上有這樣一段話；「…帝國主義者是掠奪的階級，弱小民族是被掠奪的階級，帝國主義者是壓迫的民族，弱小民族是被壓迫的民族，就是弱小民族同帝國主義者的關係，除了階級對立之外，尚有民族的對立，所以弱小民族，乃在二重壓迫之下。」這也是沒有把握到階級的對立性的說話。民族的對立，就是從階級的對立中形成，並不是階級對立之外另有民族的對立。如帝國主義國家的掠奪，壓迫弱小民族，並不是前者的整個民族壓迫後者的整個民族，乃是前者的統治階級勾結了後者的統治階級來壓迫，擄取後者的被治階級。如作者那樣說法，難道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也是壓迫者，而弱小民族的軍閥等也是被壓

迫者嗎？如果這樣，我們就大不該打倒吳佩孚，張作霖等，而應當和他們聯合起來去打倒帝國主義國家中的無產階級了。這豈不是笑話！所謂弱小民族在二重壓迫之下的說話，是說弱小民族的被治者，在承受本國統治者的壓迫之外，又加上一重外國統治的壓迫，決不是像作者所說，一重是階級的壓迫，一重是民族的壓迫。所以，就階級的立場說，即就階級的對立性說，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者和弱小民族的統治者是一個階級，而她們的被治者又是一個階級。作者那樣的說法，——階級對立外另有一個民族對立——其為有意混淆階級的對立性，可以用他自己在前面第五第六頁上的說話——保護國家的安全，維持社會的治安，只是擁護支配階級的地位，維持支配階級的生存——來說明。

第三節講殖民的爭奪和戰爭，第四節講帝國主義的崩潰，其分析，已完全避開了辯證法的應用。勞動階級何以也參加戰爭呢？他說，因為『現在各國經濟，尚未達到平等的地位，經濟先進國的勞動者，常由產業的隆盛而有昂貴的工錢。但產業能不能隆盛，要看商品能不能販賣。萬一商品不能販賣，則資本家就要縮小生產。生產一見縮小，勞動者必至失業，不然者，他的工錢亦當跌落。所以

勞動者爲自己利益打算，亦願與外國拚個死活。」(62頁)好像帝國主義者奪取殖民地的戰爭，原是爲的勞動者的利益，好像勞動者除了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去替資本家爭奪市場外就沒有其他的出路。這可以算把勞動者的階級意識混淆到極點了。又說「…如果各國的產業，都能進步，沒有一國獨佔利益的事，而各民族的生活程度，也很平等，則資本家雖想開戰，勞動者亦必出來反對他了。」(全頁)又好像資本家分割市場的戰爭，完全是經濟落後國產業不發達的過失，好像各民族的生活沒有平等以前，勞動就不能出來反對資本家分割市場的戰爭。又說，現在「後進國已乘先進國生產力的破壞，急速發展他們的資本主義……半殖民地亦謀脫離帝國主義的支配，用和平的或革命的方法，以作各種民族獨立運動。這種運動愈發展，則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衝突，愈厲害，最後遂不能不爆發爲第二次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到了這個時候，弱小民族，便有機會可乘，出來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完成他們的民族革命了。」(64頁)這完全沒有用辯證法把帝國主義時代全世界階級對立的情形分析清楚。

在這裡，我們可以理清上面第三節所掛的一部分舊帳。

資本主義達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已把全世界都單純

化在兩個階級的對立中。壓迫階級對被壓迫階級的榨取剝奪，除了後者用熱血去反抗外，決不肯放鬆絲毫；在帝國主義勢力之下的『後進國』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決沒有『發展他們的資本主義』的可能，也沒有『和平的』民族獨立運動可以發展。所以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決沒有『全世界無不化為資本主義』的一天。印度，南美洲，爪哇，菲律賓等地，工業非不發達，然而，所發展的，只是英美的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勢力，而決不是『他們的』資本主義。埃及，印度，菲律賓等地的獨立運動非不和平，然而，誰能說他們的運動有所發展？至於說『用極高的關稅，保護自己的產業，並防止先進國商品的侵入，』（64頁）這更是未看事實的謬言。試查印度提高了關稅以後，只見英國商品的侵入更為有利，印度產業的市場則更見縮小，就可以證明。我們要堅決的認清，落入了帝國主義者鐵腕的後進國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不是或）用革命的方法把帝國主義的統治打了出去，才有除去他們自己的資本主義的障礙的可能；只有用階級鬥爭來促進帝國主義的死亡。他們——後進國，殖民地，半殖民地，應當站在階級立場上；用鬥爭來打倒帝國主義，以謀經濟的獨立和發展，決不能妄想有和平的獨立運動，更不能妄想要等第二次帝國主義

戰爭爆發時，才算有機可乘而『出來打倒帝國主義』！我們要認清；辯證法的發展，是鬥爭中的發展。第二次的帝國主義戰爭，誠然是必不可免地要爆發的，也誠然可以是帝國主義崩潰的一個契機。但是，要認清，如果被壓迫者都在『和平』地等着牠的爆發，而不在爆發前日益加緊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則第二次大戰，就要和第一次大戰一樣，不但不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機會』，而且還是帝國主義擴大牠的勢力，鞏固牠的勢力的機會！

辯證法發展中的突變，是兩個勢力互相衝突的結果，這一變到底變向何方，就要看那兩個勢力那一個在變前把鬥爭力表現得充分。二次大戰以前的現在的各帝國主義，在軍事上，經濟上沒有一個不是時時刻刻在鬥爭之中，以預備大戰的爆發，以期收穫大戰的勝利。而謂被壓迫者反可以『用和平的』或『革命的方法以作各種民族獨立運動』，直等到有『機會可乘』時，再『出來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完全是機會主義曲解之下的辯證法的分析了。

上舉各點，就是本書前四章中此處彼處所伏下的許多『灰線』。有了這些灰線的張本，就可以有下面三章的結論。也可以說因為作者要得下三章的結論，所以預先在前四章伏下這些『灰線』。

六

下三章的結論是怎樣的呢？

他對於民族問題的結論是：(1) 弱小民族和無產階級各有不同的意識，沒有聯合的可能。要等帝國主義者到處開發業，使殖民地的經濟同帝國主義者的經濟，達到平等的地位，各國無產階級在同一水平線上的時候，無產階級才能同弱小民族聯合戰綫的共同敵人的帝國主義者進攻。(參看原書79—81頁) (2) 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消滅帝國主義那一次（不一定是第二次）的世界大戰以前是沒有辦法的；因為打倒了帝國主義者金融勢力之後就沒有資本發展其實業，所有產業將由停滯而倒閉，釀成一種絕大的經濟恐慌。結果只有再降伏于帝國主義者的金融勢力之下。(參看原書75—77頁) (3) 打倒了帝國主義後，每個民族，都從自己的希望決定自己的命運；願意分的，可各自創設獨立的民族國家，不願分的，可與他民族聯合組織聯邦國。(參看原書82—83頁)

在這裏，我們又可以付還前面所掛的另一部分舊帳。我們想用「民族與階級」，「民族獨立運動」這個問題和作者商榷一下。

民族與階級。市場上的弱小民族和帝國主義國家內的